



兒時記憶的臘八粥，就像八寶粥，甜的，有紅豆、大棗、葡萄乾、板栗、花生、小米、糯米、桂圓等等。在物資那麼匱乏的年代，上好的臘八粥配料，也是小奢侈，特別是加上紅糖或者黑糖，好似冬日暖陽，惹得小朋友笑顏盡開。

漸漸成長，才知道，講臘八粥的起源，離不開臘八節，和佛教淵源頗深。漢地相傳農曆十二月初八這一天是釋迦牟尼成道日，四大天王從天上來到人間，分別以內裝有八寶飯的金、銀、琉璃、瑪瑙等鉢供養世尊，世尊欣然接受後將四鉢合而為一。這一天又稱為「臘八節」或「法寶節」，為紀念佛陀成道，佛教寺院會在這天煮粥供佛，並分送十方善信。

再後來，結緣佛光山，到高雄拜會星雲大師，寫佛光山的素齋，漸行漸悟，悟出的是食物與心神之間的緊密聯繫。其實，食物有靈魂，是烹煮與享用的靈魂交集的載體。上周末，到香港佛光山道場，聽住持永富法

星雲大師的佛光山臘八粥

馬超

師講起星雲大師的臘八粥菜單，又一次提升了我對星雲大師素齋的認識和感悟。星雲大師對素齋的感悟，是悟由心生，食由神主的。透過星雲大師的臘八粥菜單，基於人間佛教的思想，星雲大師又將「盡人事」部分演繹得淋漓盡致。

在星雲大師看來，臘八粥，就是佛的粥，「以粥代茶」，既能給修行者趕遠路以充飢，又能讓佛法、平安、歡喜帶給大家。飽腹是第一層的需求，而如何既飽腹，又能讓人歡喜，在星雲大師的臘八粥裏，可以找到令人無窮歡喜的元素，那就是將食粥的味、香、色、形、質，都放到一個整體來考量，這是星雲大師能從心感受食物、會神站在食用者的角度思考的一個生動寫照。

第一次聽說，臘八粥是鹹的。這對於吃慣甜臘八粥的小孩來說，是一種文化震撼。第一次到上海，從小吃慣豆漿放糖蘸着油條

來吃的，卻吃到了鹹豆漿，那種新鮮的體驗感受猶在眼前。還像從小吃慣豆漿是鹹的，放好各種各樣的醬料，到了香港，卻是一碗雪白的純豆漿，撒上一把黃糖。

星雲大師的臘八粥菜單，不僅是鹹的，還放了青江菜、胡蘿蔔、芋頭、油條、豆腐、木耳、花生、蓮子、黃豆，以及油、鹽、生薑等調味料。粥之為粥，米為主，蓬萊米，為主要材料，並加一把糯米，以增加稠度。臘八粥要用蓬萊米，不可用在來米，並且要用新米，否則沒有黏性。

不僅米的品種有講究，各種配料比例更講究。大概是十分之六的蓬萊米，十分之四或十分之二的糯米，十分之二為其他的配料，包括黃豆、花生、蓮子、棗子等等，要煮得很爛，必須入口即化的程度。所有的材料都融合在一起，煮成一個稀飯來；就等於很多的樂器一同奏樂，十分和諧。

既要和諧的曲調，又要聽得出是哪幾種

樂器奏出的樂章。所以，不可以看到粥中的水與油是分離的，必須完全融合在一起。又不可以讓各種配料完全融化，看不到是什麼。也就是說，既要配料和米渾然一體，又要各自有存在感，既要讓人口感柔糯，又要讓人知道吃的是哪一種原料。

怎麼才能做到呢？星雲大師的臘八粥菜單，是精準到小數點的公分數，是將配料切到近乎正方體的顆粒，青江菜和芋頭等要切到一分的正方體，油條要切到零點七公分，才能保證煲粥三十分鐘後，既不融化，又能入口即化。除了口感，還有健康。星雲大師的臘八粥，基本上有青赤黃白黑，五色入五臟，既能暖身，還能健體。是怎樣的一種心境，能夠體悟出如此深的素齋境界。

如此健康而又佛系之臘八粥，香港有幸可以品嚐享用得到。香港佛光道場及佛香講



臘八粥簡約而不簡單 資料圖片

堂在佛光山港澳總住持永富法師帶領下，於昨日至十三日連續三天舉行一年一度「臘八送粥傳光明」大型社區探訪送粥活動。十三日全天，感興趣的老饕們，可以一同到位於九龍灣宏光道一號億京中心的佛光山香港道場和講堂品嘗及領取臘八粥。

曾經，臘七臘八凍掉下巴，來一碗粥，在古代來說，既是天賜造物祭祀神靈的奢侈品，對於流離失所之人，也是救命食物。而今，萬物裕豐，能夠有機會品嘗一下反璞歸真，簡約而不簡單的星雲大師佛光臘八粥，當做鬧市中對內心的修行，實屬心的幸福。

鋼琴匠人

余逾

好友固執地偏愛德國人的匠人精神，所以歐洲流傳的二手鋼琴對熱愛鋼琴的她充滿了極大的吸引力。從聽說我要搬來柏林的時候，她便拜託我在德國幫她尋找「夢之鋼琴」。

在網上做了一系列的「功課」以後，我走進了這個網絡評價最高的琴行。

琴行在一個小型辦公購物的群樓底樓，朝向街道的一面是咖啡店和零售商店，朝內的部分，全都是琴行的鋼琴展示廳。從走廊一眼望去，各種鋼琴擠擠攘攘的擺在玻璃窗後面，一個展廳全是立式鋼琴，另一個展廳主要是三角鋼琴，還有一個類似工作間的大廳，裏面擺着半完工的鋼琴和折開的各種鋼琴部件。

一位淺金色頭髮的年輕小伙子迎了上來，他身穿一件緊身灰色T恤和寬大的工人褲。他自我介紹說他是這裏的工匠，銷售人員已經下班了，不過歡迎你們隨便看看，需要試彈也不要客氣請自便。見我有些不知所措從何開始的樣子，他便直接問道：

「您知道您想要什麼嗎？」
「說實話，不是特別知道。那您給我介紹一下？比如說，這些品牌？」

「坦白地講，我是做鋼琴的匠人，對我來說我只看工藝和材質的品質，品牌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小伙子的爽朗讓我很願意聽他繼續說下去。

「一定要說品牌，我只想說很多古老的德國品牌在這些年都逐漸消失了，幸運的是一部分被其他國家的大品牌收購了。所以現在真正意義上完全德國製造的鋼琴只有這兩個品牌，但是他們的產量真的是低到很難維持下

去。」
「在過去，品牌所代表的是品質和聲譽，現在的品牌更多的還取決於廣告和行銷，所以並不是你想像的「著名」品牌就是「物有所值」。像這台捷克生產的鋼琴，名氣並不大，但是它的品質是完全可以和一流品牌相當的。你可能不知道，某個一流品牌的有些鋼琴部分還是外包給這家鋼琴廠做的。」

「還有，你看這幾台，都是上百年的鋼琴了，看得出來麼？」我睜大了眼睛看着面前這台看上去嶄新的鋼琴，完全無法想像它有這麼大「年紀」。

「當然，它是經歷了幾百個小時的翻修工作的。比如說你看，這些弦和鈕釘，都是重新換的，而琴箱部分，我們也是送去東歐重新上漆拋光再送回來。再看這台，琴鍵是象牙的，這個永遠不會再有了，因為已經不允許用象牙了。除了琴鍵，這台鋼琴我們也是花了整整四百個小時翻修，對我來說，它跟新的沒什麼區別。」

我看了看這台精緻的立式鋼琴，摸了摸有些發黃的琴鍵，琴箱上精緻的浮雕和被擦得光亮的銀製燭台架，真是彷彿回到了一百年前那個需要點燭台彈琴的年代。

「四百個小時！」
「是的，所以它並不便宜。我們琴行賣琴的價格其實很簡單，收琴的價格加上所需的工時和成本，再加一點利潤，便是價格。有的時候收得便宜就賣得便宜，所以也並不是說真的就比便宜的好。」

德國人真實在，我忍不住笑了。

小伙子雙手一合：「你們慢慢看，我繼續工作去了！」

簡單且直接，認真又實誠，便是德國製造。

手握文學和政治兩支筆的叛逆者

——追懷以色列著名作家奧茲

高秋福



二〇一八歲末本望平安過去，豈料只剩三天的時候，友人從耶路撒冷發來微信說，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逝世。噩耗傳來，我其實倒也並不感到震驚，因為早就知道他身患癌症。但是，說實話，還是有點出乎意外，因為聽說他一直在治療，效果不錯。我曾相信，憑藉以色列的醫療條件，他還是可以轉危為安的。五月份，他平靜地度過七十九歲生日，有望來年慶祝八秩大壽。可是，他竟匆匆走了。我當即請託耶路撒冷的朋友，向奧茲遺孀轉致深切的悼念之情。

我同奧茲相識整整二十七年，其間曾三次晤面。那是一九八九年年初，我奉派到埃及首都開羅作常駐記者，負責整個中東地區的新聞報道。那時，中國同以色列尚未建交，兩國人員沒有任何交往。然而，巧逢其時，我到開羅不到三個月就奉命去以色列作「內部採訪」。當時，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中以關係正常化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我與幾位同事接連四次赴以色列，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做些溝通工作。在主要採訪以色列領導人之外，我提出順帶採訪幾位作家，以便在兩國正式建交之前先做些文化交流。以色列外交部當即給我開列一個受訪作家名單，我先後採訪了其中的四五位，唯獨名聲顯赫的阿摩司·奧茲因在國外沒能見到。回到開羅，同以色列駐埃及學術中心主任約西·吉納特教授見面時，我隨口談到這一憾事。沒料到，他卻將此記在心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旬，在中以兩國建交前夕，他電話通知我，奧茲前來開羅講學，很願意接受採訪。

我當即趕到吉納特教授家中，奧茲和夫人已先一步到達。奧茲個頭不高，一頭棕髮，滿面紅光，顯得結實而幹練。他用希伯來文寫作，用英語交談。一落座，他就說，我是他接觸到的第一個中國人；我回應說，他有很高的知名度，我肯定不是他的第一個中國讀者。他接着告訴我，他的作品尚未大量譯成中文出版。他樂意借我之筆向「世界上最廣大的中國讀者群」敞開心扉，讓他們了解他，讀懂他。就這樣，我們好似一見如故，一口氣交談兩個多小時。後來，我寫了一篇介紹他的生平和創作的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奧茲上月月底逝世 資料圖片

專文發表在國內的文學期刊上。

那次採訪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一是他一開始就說：「我是個叛逆者，先是反叛家庭，走向社會；後是反叛權貴，走向民眾。」二是他談到寫作時說，他手中有兩支筆，一支為文學，另一支為政治，兩者同時並用。

坦率地說，我聞此有點懵懂。他顯然覺察到，轉而就自報家門道：他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耶胡達·阿利耶，克勞茲納出生在烏克蘭，母親法妮妮·穆斯曼出生在波蘭。他們都是肆虐於歐洲的排猶運動的受害者，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帶着心靈的創傷」先後移居當時處於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父親博學多才，懂多種語言，喜歡比較文學，一心想做教授。但是，時運不濟，他未能如願，只好充任圖書館管理員以養家餬口。母親溫柔善良，富有同情心，文學天賦甚高，也找不到稱心的職業，只能當教師。一家人擁擠在的一套逼仄的單元住房裏，除幾架圖書外，別無長物，而兩者之間只靠繮車連接，餓肚子，也捨不得賣掉一本換取麵包，同時又是一個熱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為爭取以色列建國會參加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鬥爭。

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建國後，父親在政治上

持極右翼觀點，同阿拉伯人勢不兩立。母親無法忍受生活上的貧困和精神上的折磨，同丈夫經常爭吵，不幸罹患憂鬱症，在兒子十二歲時自殺身亡。在這樣一個家庭氛圍中成長的奧茲，心情苦悶、壓抑。他同父親從思想到情感距離越來越大，不時發生衝突。他回憶說：「每當與父親頂撞起來，總是母親出面調解。她是我們父子衝突的緩衝器，兩代人溝溝上的棧橋。沒有她之後，家庭氣氛更加緊張，一切都變得不可收拾。」因此，母親去世不到兩年，他就憤然離家出走，前往位於以色列中部的胡爾達基布茲落戶，並斷然將姓氏「克勞茲納」改為「奧茲」。在希伯來語中，「奧茲」的意思是「力量」和「勇氣」。時年剛剛十五歲的他，以此明志，表示與父親決裂，「決心踏上新的生活之路」。

基布茲是二十世紀初從蘇聯和東歐移居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創建的一種農業集體組織。這種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所有成員一律平等，衣食住行嚴格遵循集體生活準則。奧茲認為，基布茲這種社會組織是「猶太文化道德傳統與革命社會主義的一種鬆散結合物」。在這裏，他白天勞動夜晚讀書。他喜歡讀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喜歡讀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他憤世嫉俗，思想漸趨激進。在參加集體勞動過程中，他在棉田和果園幹活，當過拖拉機手、集體食堂服務員，還當過小學教師。這樣，一幹就是三十多年。他把直視到眼下仍顯得有點粗糙的雙手伸給我，聲稱「這是勞動的獎賞」。他還不自豪地說，在基布茲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從書本上找不到的「社會主義理想」。

根據以色列法令，奧茲從十八歲起服役三年。退役後，他回到基布茲，被保送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讀書，攻讀哲學和文學。畢業後，他又回到基布茲，繼續幹最普通的農活。他回憶說：「在基布茲裏，幹任何活都是自覺自願，沒有強制。那裏的自由空氣和集體觀念，給予我無限的希望。」正是這種新的生活，激發了他的文學創作熱情。從二十四歲起，他嘗試着寫小說。基布茲成員發現他有文學創作天賦，就給他放創作假。開始，每周給他一天的創作時間，後改為每周兩天，最後是每周三天，即半勞動半寫作。

（未完待續）

說「米」

鄧儀

談食，自然首先想到米，米是廣東人的主要傳統食糧，不可一日無此君也。米在過去象徵着財富，得到了米就是得到了貴重之物，因而「得米」有得當所願的意思，意指當事人努力經營的事情最終獲得圓滿的解決。與米相關的廣東俗語不少，比如「有米」，是指很有錢，很富裕的意思；「倒米」則指敗家、趕客、折台。

至於「得米」源自何處？或與從前的科舉制度有關。清代梁恭辰的《北東園筆錄三編·食廣韻》中曾記載了兩位讀書人的故事，一位叫諸雪堂，另一位名叫趙漁塘，兩人一同應考科試，諸雪堂在夜間忽然做了一個怪夢，夢中看見趙漁塘駕着一船米迎面而來，一心以為是送米給他，便走上前向趙招呼，誰知趙氏對他說：「你的米還未

到，仍在後頭。」諸氏醒來後亦不明白夢中的含意。等到放榜後，才知道這是暗示趙漁塘以優異生的資格，獲補選享受食廣韻的待遇。而諸雪堂則一如夢中預言，要再多等十餘年後，才得以優異生的資格入替趙漁塘騰出的獎學金空缺。

科舉時代，朝廷發放膳食及生活補助給中選的廩生，類似今日獎學金之類的優惠津貼。讀書人寒窗苦讀，最終目標之一，是獲得享受朝廷俸給的成果。故事中的兩位讀書人的運米船，隱喻「得米」的意思。

年關將至，老廣又開始張羅親製年糕和蘿蔔糕，兩樣以米為原材料的傳統糕類美食。年糕寓意「年年高，今年更比去年好」，有「五福」、「六寶」、「金錢」、「如意」等造型，而蘿蔔又稱為菜頭，取其好彩頭的諧音，吉利又討喜。祝願新的一年，人人「得米」，「有米」又有福。

海洋公園源自巴黎農場

過來人



海洋公園（OCEAN PARK）是香港兩大主題公園之一，每年接待來自各地遊客超過一千萬人次，可以說是遊客必到的旅遊景點，雖然到訪過的人

不少，但是知道它的歷史者卻不多。

其實，海洋公園的前身是巴黎農場，位於南壘山北部的山腰，即現今海馬標誌之下，佔地約百畝，創辦人謝德安是澳門富商何鴻燊之五姐夫，於一九五〇年代開辦，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因為政府撥地興建海洋公園而結業。

海洋公園由香港賽馬會撥款，並由香港政府免費撥地興建，工程耗資一點五億港元，經過四年半時間的興建，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在時任港督麥理浩主持正式開幕，而公園定於五天後（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向公眾開放，但因預訂門票的人數眾多，園方對於外正式開放首日便宣布翌日（一月十六日，亦

即公園開幕後首個星期日）門票停售以及不開放予非持票人士。正式開放當日，公園已調整初期的開放時間，平日及假日開放時間分別為上午九時至晚上七時及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在開業初期，海洋公園的景點主要分布在山上和山下兩部分，而兩者之間只靠繮車連接，這條登山索道當時曾經成為海洋公園的賣點之一，吸引大批港人前往嘗新，以致在假日或者繁忙時段，往往要排隊超過一小時才能登車。

為增加設施以加強吸引力，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間，賽馬會再次撥款二點四億港元進行公園第二期發展工程，先後興建水上樂園、登山電梯、百鳥居、紅鶴池及孔雀花園等設施。早期海洋公園的營運資金，主要依賴門票收入及賽馬會的撥款支持。因為入場費偏低，曾經出現虧蝕。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政府通過《海洋公園條例》，再由賽馬會撥款二億港元成立信託



海洋公園的纜車是賣點之一 作者供圖

基金，公園脫離賽馬會成為獨立的非牟利機構，並且需要自負盈虧，可以盡量以商業手法經營。